

明清筆記叢刊

少室山房筆記叢

104 11

12

14

明清筆記叢刊

少室山房筆叢

上

[明] 胡應麟 著

少室山房筆叢

(全二冊)

[明]胡應麟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後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毫米 1/32·29 7/8 印張·361,000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64年1月上海第3次印刷

印數：3,001—5,700 定價：(7)1.80元

統一書號：10018·91 58.10,通變

出版說明

『少室山房筆叢』是明代萬曆年間蘭谿人胡應麟所作的一部以考據爲主的筆記。胡氏係明代中葉的博學家之一，和楊慎、陳耀文、焦竑等齊名。他閱讀的書很多，見識也高，因此裏面有許多議論，對於研索古籍來說是有相當的啓發作用，並且能提供好多的資料線索的。例如其中的一部分『四部正譌』，對於古籍中的僞書，辨別得頗爲細緻，一方面表現他的淵博，能够看出問題，一方面也表現了他的大膽，敢於提出疑難。『莊嶽委談』中則對於古典小說傳奇的創作歷史提供了許多有用的材料。

全書四十八卷，分爲十二個部分：『經籍會通』考論圖籍的撰著流傳收藏情況，『丹鉛新錄』和『藝林學山』爲駁斥楊慎考據的誤謬，『史書估舉』係對史書及史事作評論，『九流緒論』考論諸子百家的源流，『四部正譌』係辨訂僞書之作，『三墳補逸』論述汲冢遺書，『二酉綴遺』採掇古書中的奇聞怪事，『華陽博議』雜述古人博聞強記之事，『莊嶽委談』廣泛談論社會雜事，『玉壺遐覽』和『雙樹幻鈔』分別談論道教、佛教。它的內容廣博，由此可見。

但本書中也夾雜着一些無聊的篇章，耗了許多筆墨在某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它的引證

和考辨，也有許多是錯誤和失實的。如『三墳補逸』上引『竹書紀年』，有兩處提到愼靚王的地方，一作十六年，一作十三年，按愼靚王在位祇六年，如何會有十三年和十六年，此愼靚王實爲赧王（『竹書紀年』作隱王）之誤。因此讀者仍須很好地加以分析批判，取其菁華，棄其糟粕。

本書通行清末廣雅書局刻本。今用明萬曆刻本加句讀重印，仍取廣雅局本校過，局本略有不同於明刻本處，均加注明。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九月

序

吾友胡元瑞。工詩善屬文。有少室山房稿。賈其餘勇。著書數百卷。如經籍會通。史書佔俾。九流緒論。四部正譌。三墳補逸。二酉綴遺。華陽博議。莊嶽委譚。丹鉛新錄。秋林學山。自題爲筆叢。海內爭傳。幾於紙貴。問序于不佞。陳子曰。大畜象天。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顏子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曰博我以文。蓋吾儒之學。有博有約。猶佛氏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攪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于芥子。當時楚有左氏倚相。鄭有公孫僑。吳有季子札。號稱多聞。而未有若孔子者。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太史公傳世家。而曰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學。夫非以博邪。秦漢而後。六籍煨燼。唐晉糠粃。宋元支離。士生其間。而汲古之綆短矣。壯哉元瑞。崛起于數千載之後。而尙論于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丘之遠。論于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辨往哲之屈筆。聞者頗解。反先代之成案。令人心服。劉子玄謂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有學而無才。猶良田萬頃。黃金滿贏。而使愚者營生。鮮能貨殖。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斧斤難成宮室。

矣。元瑞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者乎。竊謂元瑞爲今之良史。餘稿其一斑矣。昔劉孔才有皇覽。陸士衡有要覽。王勰有要略。葉廷珪有海錄。吳枋有野乘。非不博也。而今皆不傳。或者挂一漏萬。未能詳說而反約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題數語弁焉。以俟後之知元瑞者。沔陽陳文燭撰

少室山房筆叢總目

甲部四卷	經籍會通（筆叢一至四）	一
續甲部八卷	丹鉛新錄（筆叢五至十二）	七二
乙部六卷	史書佔俾（筆叢十三至十八）	一六六
續乙部八卷	藝林學山（筆叢十九至二十六）	二五六
丙部三卷	九流緒論（筆叢二十七至二十九）	三三三
丁部三卷	四部正譌（筆叢三十至三十二）	三六二
戊部二卷	三墳補逸（筆叢三十三至三十四）	四三五
己部三卷	二酉綴遺（筆叢三十五至三十七）	四五九
庚部二卷	華陽博議（筆叢三十八至三十九）	四九九
辛部二卷	莊嶽委談（筆叢四十至四十一）	五三三
壬部四卷	玉壺遐覽（筆叢四十二至四十五）	五七四
癸部三卷	雙樹幻鈔（筆叢四十六至四十八）	六一九
大凡四十八卷		

經籍會通引

筆叢甲部
凡四卷

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修。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數澤九流。紬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昭代綦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迹黃虞。惟是經籍一塗。編摩尙缺。概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耳。夫以霸閭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据墳素。忝竊雌黃。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述鴻裁。彪炳宇宙。而脛談冗輯。闕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稅藻。稍銓梗概。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嘖笑。抑以爲博雅之前驅云。萬曆己丑孟秋朔應麟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明東越胡應麟撰

墳籍之始。肇自羲黃。盛於周漢。衍於梁晉。極於隋唐。一燼於秦。再厄於莽。三災於繹。四蕩於巢。宋氏徵求。力倍功半。元人裔夷。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概可觀矣。述源流第一。

六經刪修尼父。授受孔門。卷軸篇章。類崇簡要。三墳丘索。湮沒不傳。以大易尙書較之。其體制居可識也。蓋古文峻潔。迥異浮靡。聖筆淵玄。亡資藻飾。故卷之不盈篋笥。而擴之函冒乾坤。春秋而降。諸子百家興而道術離。楚漢以還。騷人才士作而文學盛。此其盈縮之大都也。然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合雒禪通。沿洄十紀。概徵此例。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竹簡韋編。既非易致。靈文祕檢。又率難窺。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藝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皐、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邪。

歷朝諸史。志藝文者五家。前漢也。舊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規模七略。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而宋史所因。則崇文四庫等目也。中壘父子。奕葉青紉。紀例編摩。故應邃密。第遺書絕寡。考訂靡從。隋志簡編。亦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論辯多美。舊唐之錄本朝。大爲疏略。新

書間增所缺。頗自精詳。歐陽宋志。紊亂錯雜。元人製作。亡足深譏。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論序次之。表志之流。便落二義。至於經籍。尤匪所先。且人靡博極。業謝專門。聊具故事而已。

自餘正史之外。奉命纂修。類例足徵。卷軸可考。若劉歆之略。荀勗之部。王儉之志。孝緒之錄。並軼不傳。宋自慶曆。淳熙。嘉定諸目外。薦紳文士。宋、尤、李、葉。並富青緗。今惟文簡目存。亦多闕漏。鄭氏藝文一略。該括甚鉅。剖核彌精。良堪省閱。第通志前朝。失標本代。有無多寡。混爲一途。番陽通考。以四部分門。實因舊史。而支流派別。條理井然。且究極旨歸。推明得失。百代墳籍。燁如指掌。倘更因當時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題。稍存故實。則庶幾盡善矣。

歷朝墳籍。畜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案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覩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洊加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朓。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祕閣所藏。重複相揉。靈運概加哀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尙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奧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

隋志近九萬卷

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於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

萬。宣和北狩。散亡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寢微寢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舊唐書經籍志序云。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爲祕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並奏引學士校定。羣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亮、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爲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昉、劉彥貞、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自後母喪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祕閣。搜訪遺文。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黃巢干紀。尺簡無存。昭宗卽位。志弘文雅。收合餘燼。尙二萬餘。遷都洛陽。遂靡孑遺。右劉昫所紀唐經籍事頗詳。以端臨通考不載。節錄於此。

龍城錄云。開元文籍最盛。至七萬卷。當時司典籍者。學士四十七人。張說、鄭

譚、裴煜之、侯行成、康子玄皆與焉。

太宗初卽位。卽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據是時尚未改武德年號也。太宗甫定內難。卽留意經籍如此。而馬氏通考。獨逸茲事。故詳載之。案弘文館書至二十萬卷。則自隋三十七萬外。僅再覩耳。唐藝文志序。稱武德中收隋遺書。僅八萬卷。餘蓋一時哀益之書。校其正本。當兵火動勦之後。決不能過三萬也。

此條載資治通鑑。陸氏所序亦不收。蓋但據經籍考也。

文皇初年。亦似留意經籍。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俾宮人掌之。以文皇總之於上。虞、魏董之於下。應者宜響。然迄貞觀中。未聞增益。諸臣亦絕無目錄之修。何也。蓋太宗所聘志文詞。所鍾嗜翰墨。於經籍蓋浮慕焉。未必如隋、宋之竭力蒐訪也。故貞觀中。百事超越前代。此反愧焉。文思博要至千二百卷。歐、虞又各自有類書。而祕府二王之迹。獨冠千古。當時君臣所用力者可見矣。

續考新書元行冲傳。虞、魏等竟編輯未成。顯慶中。諸員役並罷去。

舊唐書志後序云。三代之書。經秦殆盡。漢武帝、河間王。始重儒術。於灰燼之餘。拾纂亡散。篇卷僅而復存。劉歆七略。在漢藝文志者。纔三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

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沈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採掇遺亡。至晉總括羣書。纔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錄。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朓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宋兵火。延燒祕閣。書籍燬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雜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蕩。周武保定之中。纔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祕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案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同。概當從此爲正。通考於諸史

藝文序目。纂輯靡遺。獨此不錄。蓋舊唐書或宋末少傳。端臨所未覩也。

通考諸部之首。亦但錄漢、隋、新唐。俱不及舊唐。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尙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

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邪。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於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概。頗爲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漫識其後。

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廣陵事。見通考葉少蘊所引杜寶大業幸江都記。此外他無所考。

等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聞。班志率西漢東京甚希。他無校集者。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兒。摧頽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

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卽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燼所經。玉石俱燬。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煬雖雅尙。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大抵歷朝墳籍。自唐以前。概見隋志。宋興而後。通考爲詳。第其卷帙之數。往往異同。緣諸家輯錄。或但紀當時。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複。或節略猥凡。故劉、班接迹。繁簡頓殊。三謝並興。多寡懸絕。卽博洽之流。勤於論覈。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詳。今紬繹羣言。旁參各代。推尋事勢。考定

異同。錄其灼然者于左。

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劉歆七略總目。舊唐書九十作九百非是。據班志所省十家三百餘篇。而

所增又數十篇。僅得後數。與此不合。然他無可考。

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藝文志總目。本劉氏七略。入劉向、揚雄等儒術三家。此據原注。然

尚有杜林并職翰二三家。省伊尹、墨子、兵類十家。亦據原注。然所省又有劉向、太史公及淮南王數家。東漢無增者。

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勗四部總目書不存。見隋志序。舊唐書作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卷。

東晉三千一十四卷。李充校定止此。惠、懷之亂故也。

東晉孝武增益三萬餘卷。徐廣校定。見崇文總目序。

宋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謝靈運所校。隋志以爲六萬。案六代間書尙難得。晉渡江才得三千。

孝武時三萬。恐亦重複。宋初何遜能爾。當以舊唐書爲正。阮氏七錄數同。

齊萬五千七十四卷。王儉校脩隋志。作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阮作宋元徽目。與舊唐書齊目正同。

齊永明增益一萬八千一十卷。謝朓、王亮脩諸家皆同。

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任昉部集。凡釋氏書不與。